

種橘的人們

朱一震 陳侶白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四幕六場話劇

種橘的人們

朱一震 陳侶白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書號：0165（文學·藝術）

種 橋 的 人 們

著 者：朱 一 震 陳 侶·白
出版者：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
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福州黃巷十八號

印刷者：福 州 第 一 印 刷 廠

福州勞動路一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福 建 分 店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5,120

印張：4 1/4

1955年2月第 一 版

字數：77,000

195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800元

內 容 提 要

本劇通過一個橋農互助組的成長過程，反映出農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兩條道路的鬥爭——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集體主義思想和單幹發家的小農經濟自發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勝利。互助組長、共產黨員李銀花，堅決倚靠了黨，緊密團結了羣衆，表現出大公無私的高貴品質。互助組在她的領導下，克服了重重困難，解決了等價互利問題，戰勝了自然災害，終於取得了全面的豐收。由於互助組在生產上起了示範作用，並對單幹農民採取耐心教育和熱情幫助的態度，促使一心想單幹發家的老農楊大發參加了互助組。互助組內部原來自私自利、對組織起來信心不足的胡福祥夫妻和勞動觀念不強的安安，也都在現實的教育下有了明顯的轉變。劇中互助組的鞏固和擴大，以及提高成爲生產合作社，顯示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趨勢和美好遠景。

時 間：

第一幕至第四幕 一九五二年夏。

尾 聲 一九五二年冬。

地 點：

福建省某縣白花洲鄉●。

人 物：

李銀花 女。二十二歲。共產黨員，勞動模範，互助組組長。

李二孀 李銀花的母親。五十歲左右。

楊大發 五十餘歲。

楊大媽 楊大發的妻子。五十歲左右。

楊阿龍 楊大發的兒子。二十二歲。青年團員。

楊小蕊 楊阿龍的妹妹。十歲。

王鬍子 近六十歲。銀花互助組組員。

安 安 三十二歲。銀花互助組組員。

胡福祥 四十歲。銀花互助組組員。

福祥嫂 胡福祥的妻子。三十二歲。銀花互助組組員。

林主任 四十餘歲。鄉黨支部書記，鄉農會主任。

銀花互助組組員甲 男。二十歲上下。

乙 男。二十歲上下。

丙 女。二十歲上下。

丁 女。二十五歲上下。

戊 男。二十五歲上下。

己 女。二十五歲上下。

羣衆若干人。

第一幕

農曆七月七夕。

渡頭。

台左露出銀花互助組橋林一角，樹上橋舊初結。台右有籬，通往楊大發家橋園。籬外一二石凳，供人憩息。

台後矮堤橫列，有台階通達台面。堤畔龍舌蘭叢生。堤上楊柳數株，柳絲低垂河面。堤後可見一線河水，對岸是茂密的橋林，林後遠山連綿。

舞台四處均有通路。

柳梢掛着新月。繁星滿天，銀河燦然。台上景物鍍上一層銀色。

前奏：柔美輕快的「採茶撲蝶」●舞曲。

幕徐徐啓，台上無人。遠處鳴鑼及喊話聲隱約可聞，少停漸渺。河水流響。蛙鳴。

小荔持小玻璃瓶跳跳蹦蹦上，捕捉流螢。一隻螢火蟲在空中簫搖欲墜。

小 荔 (拍手驕引，炫耀狀)

藍尾星，

墜呀墜！

金耳環，

銀耳墜●……

【螢火蟲沉落場面，小荔追趕。

【王鬍子提柳葫●在場面出現。螢火蟲從他面前飛過，停在龍舌蘭上。

王鬍子 小荔，我捉給你。

【王鬍子輕手輕腳，捉到螢火蟲，裝入小荔瓶中。小荔滿意地笑。

小 荔 (舉玻璃瓶)攔在屋子裏，像天上星星。

王鬍子 今晚七月七，天上的星星還不夠你瞧的！（指天上）你說，這幾顆星叫什麼名子？

小 荔 (映眼)你說呢？

王鬍子 我說呀，叫「銀花姐姐」星。

小 荔 王鬍伯你胡扯，那是織女星！

王鬍子 那對過的叫「阿龍哥哥」星。

小 荔 誰不知道那是牛郎星！你再騙人，我把你的鬍子揪下來！

【王鬍子把小荔攬入懷中，兩人笑成一堆。

王鬍子 說真的，你哥哥和銀花姐姐，還不是天上的牛郎織

女星！

【繡林中草药沙沙作響。

小 荔 （抱住王鬍子）蛇！我怕！

王鬍子 （注視）哪有蛇！（搖手低語）別作聲！

（走近繡林探索，大聲）還不快出來！

【銀花互助組組員甲持繡從草叢出，哈哈大笑。

王鬍子 你還笑！把小荔嚇得——

組員甲 我躲在裏頭沒聽明白，你給小荔講的是天上的故事？

王鬍子 地上的故事。我說的是銀花……

組員甲 銀花？我們常說，王鬍伯你沒兒沒女的，可把銀花當做自己的女兒，什麼時候都忘不了她。

【小荔仍捉螢火蟲。

王鬍子 我是忘不了她爹！（喟然）你還不知道，我跟銀花他爹是一道跳火坑一道冒風險的老朋友？

組員甲 說得是呀！

王鬍子 他在牢裏臨死還跟我說：「我這輩子算是叫張財主坑了！你要是有命活着，得好好照看我女兒……」

組員甲 要不是解放了，她母女兩個還不是給折磨死！你王鬍伯從牢裏逃出來，躲在外鄉看鵝趕羊，哪能照看她？

王鬍子 （欣慰）如今她人大志氣大，是個堂堂的共產黨員，

也用不着我照看了！（想起）又說多了！（指羅）別忘了你的事了。

組員甲 噢！（打羅，喊）大家吃過晚飯快上大廟看戲去哇！
演的是「兩條道路」！

小 荔 （掩耳）……

王鬍子 這裏沒人，你儘喊什麼！

組員甲 （笑，走兩步，回頭）一聽說你老人家主演，誰都爭着要看哩！

王鬍子 （掙着銀鬍，笑）別拿大轎子抬了！要說看鵝趕羊，我王鬍子倒是個行家；這個玩藝，不過湊個熱鬧罷了！

組員甲 王鬍伯，你太客氣了！

【組員甲下。

【王鬍子坐下和絃。

【阿龍上。

阿 龍 小荔，你回家叫爹去。

小 荔 他一生氣，提着燈籠上橋園去了。

阿 龍 你找去吧！

小 荔 我又沒惹他生氣，幹嘛要我去？

阿 龍 找他看戲！你不看？

王鬍子 （對阿龍）對，這個戲讓你爹看了，也好換換腦筋！

小 荔 那我回家跟媽一道找他去。

阿 龍 好吧。

【小蕊下。

【遠處傳來組員甲鳴鑼喊話聲。

王鬍子 又在家裏吵了？

阿 龍 (默認)……

王鬍子 (嘆氣)我跟你爹也是幾十年的老交情了。他旁的也沒什麼，就是心眼鈍點，一條道走到黑。

阿 龍 我心裏的話，除了找銀花，就剩下跟你老人家談了。

王鬍子 剛才你找銀花去了？

阿 龍 嗯。不在家。

王鬍子 上哪兒？

阿 龍 二孀子說，過河上林主任那兒去。

王鬍子 哦？對了，今晚黨員開會。

【銀花互助組組員丙攜一女伴自堤上出。

組員丙 瞧，(指遠處)汽燈！

女 伴 亮了！

組員丙 戲要開台了。(朝來處喊)快點，快點！

【銀花互助組組員乙、己攜竹凳自堤上出。

【衆下場。

組員乙 王鬍伯，今晚看你演戲了！

【銀花互助組組員丁抱嬰孩上。組員戊攜一老太婆後隨。

老太婆 (對組員戊) 急什麼呀，(指王鬍子) 他還在這兒哩！

(轉向王鬍子) 你這個唱鬚生的，怎麼還不走哇？

王鬍子 老婆婆，來得及！你在戲台下先吃幾個魚丸●吧，我這戲去。

組員丙 (對衆) 走吧，走吧！

【衆陸續下，餘王鬍子、阿龍。

【胡福祥夫妻上。胡福祥抗長板凳，有醉意。福祥嫂捧針線籃。

王鬍子 (指福祥嫂手上針線籃) 看戲兼做衣裳，天下勤儉，你數第一！

福祥嫂 (取衣籃中新衣) 好幾夜了，沒縫好；再不趕工，(指胡福祥) 他就沒換洗的了。

胡福祥 (對王鬍子) 這活計不讓她帶去做，她寧願不看戲。

【阿龍朝河瞭望。

王鬍子 (聞到胡福祥酒味) 福祥嫂，你讓他喝酒？

福祥嫂 過節麼。自己家釀的「柑橘酒」，又不花錢！剩下一點，吃完算了。

王鬍子 (伸手) 拿來！

福祥嫂 什麼？

王鬍子 收票！

福祥嫂 要錢？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看個戲還要錢！(轉身欲走)

胡福祥 (急拉住福祥嫂) 別聽他的！自己鄉裏戲團演的，不用

掏錢。

福祥嫂 啊！要錢的戲誰看！

王鬍子 （故對胡福祥）福祥，你有這麼個好老婆，真是有福不盡呀！

胡福祥 （洋洋得意，附王鬍子耳低語）當家理計，算她麻利！

王鬍子 她麻利，你就聽說聽調的！

胡福祥 （解嘲）不是聽說聽調！我年紀大了點，腦子沒她靈活，凡百事就依她點；再說，這也是「民主」哇！

福祥嫂 （移步）還不快走！

胡福祥 來了，來了！王鬍伯，阿龍，一這走吧。

王鬍子 你們先去吧。

【胡福祥夫妻下。

王鬍子 我得化裝去了。有話先跟銀花談吧，她選過互助組長訓練班，道理懂得比我多。

阿 龍 好。

【王鬍子移步。

阿 龍 王鬍伯！

【王鬍子回頭。

阿 龍 你一定得幫忙說服我爹，有空你再跟他談談吧！他常說，你老人家見的世面多，道理懂得透徹。你的話，他會聽進去。

王鬍子 這兩天我一定談去。不過話又說回來，你跟他講話

得有個分寸，可不行橫衝直撞啊！

阿 龍 （點頭）……

【王鬆子下。

阿 龍 （上堤瞭望河中）這會兒還沒回來！

【夜風吹響樹葉。蛙鳴。

【阿龍焦灼踱步。

【安安足登木屐，口唧噥，懶散上。

安 安 阿龍！

阿 龍 （回頭瞥安安一眼，不理）……

安 安 好，瞧不起，不搭理！

阿 龍 （仍望河中）……

安 安 （把嫩荻葉搓手心，使勁拋入河中，唱民歌）

一粒橄欖丟過溪，

對面妹妹是我妻，

京鼓花橋定下了，

是哥沒錢誤佳期！

阿 龍 （忍不住）你要怎麼樣？

安 安 我唸我的，干你什麼事？

阿 龍 （無可奈何）……

安 安 （仰望天上）天上地上都隔一道河，（斜視阿龍）真是
沒奈何！

阿 龍 （生氣）你走開！

安 安 你這人呀，頭髮梢子裏都是火！我沒衝着你，又沒碰着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

阿 龍 收着你那一套！你走不走？

安 安 乾脆說你在等銀花，怕人碰上，那我走！

阿 龍 誰說我等銀花？

安 安 你還賴！我們組是吃過晚飯過河上林主任那兒去，這會兒你不是等她，是等誰呀？

阿 龍 等她就等她，你管不着！

安 安 （嘻皮笑臉）當然管不着。可我講話你也管不着！

阿 龍 我們白花洲，就出你這個拿不出去端不上來的！

安 安 就算我安安八輩子沒出息，總是個互助組組員哩！

阿 龍 有你這麼個組員，我真替互助組擔心！

安 安 （抓住話柄）嘻嘻，沒過門的媳婦就當起家來了！自己進組進不了，還乾着急哩！

阿 龍 （說到痛處）我阿龍又不是好吃懶做的，憑什麼進不了組，你話可得說個明白！（抑制自己）安安，我是爲你好呀！你不好好幹活，儘給互助組丟臉，這怎麼行！我阿龍雖說還沒進組，就盼望互助組好！

安 安 （強辯）我不好好幹活？笑話！

阿 龍 （指構樹）這幾棵樹是你剪的枝。（指點）喏，這個展得開的，你剪掉；那邊明明是雜枝、枯枝，你又

留着。難怪我爹看着不順眼！（自豪）人家都說我爹種橘的本領大，他可就靠勤幹活！你不會，我來教你！（拉安安）

【大廟那邊一片鑼鼓聲。

安 安 算了，算了！夜裏歇工，不幹活。我看戲去。

【安安下。

阿 龍 （朝安安去處搖頭太息，回頭端詳橘樹，發現枝上懸有剪刀，取下一看）這個人，幹完活，傢伙不收拾回去！（將剪刀掛回原處）

【風送大廟樂聲。

【阿龍又上堤瞭望。少停踱下堤來，走近橘樹，取下剪刀，剪枝。

【楊大發提燈籠，抽旱煙從廟後出。驢蹕中見樹下有人剪枝，便放下燈籠坐石凳上，悶極無聊，欲與樹下人搭語。

楊大發 （噴出一團煙霧，老氣橫秋地）是得修剪修剪！擺在渡口四通八達的地方，誰看着都礙眼！你們互助組呀，夠勤快了，就是工夫還得講究！

阿 龍 （不敢作聲）……

楊大發 小夥子，別把眼睛弄壞了，我這兒有燈。

阿 龍 （不知所措）……

楊大發 （走近橘樹，將燈籠掛枝上）有個亮光，好幹活。（燈下見是阿龍，愕然）是你！（急取下燈籠）哼，吃裏扒外的！

阿 龍 (無言答對)爹……(半晌)你還沒吃晚飯哩!

楊大發 (餘怒未消)你還記得你爹!

【楊大發悻悻下。

【阿龍目送良久，繼續剪枝。

【河上響起輕微的槳聲。阿龍急將剪刀掛回枝上，機警地翻上堤面，折下柳葉編成叫子，用力一吹。

【河上傳來銀花的聲音：「喂，是你嗎？」

阿 龍 (回應)是呀。快攏岸來!

【阿龍奔向堤後接銀花。少頃兩人出現在堤上。

阿 龍 銀花!

銀 花 (猶有餘悸)這河水流得真急呀，一個人划船，差點掉下水去!

阿 龍 我不教會你泅水，怕什麼?

銀 花 才學幾天?水急浪大，不能保險!

阿 龍 你的胆子(示小指)只有這麼大!

銀 花 別笑人了!(熱情地)你等我?

阿 龍 是。心裏有事，想找你談。

銀 花 就在這兒談吧。

【兩人在堤岸的台階上坐下。

【沉默。

銀 花 (期待)你的話呢?

阿 龍 我又跟我爹吵了。